



大会

Distr.: General
8 October 202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74 (c)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状况及
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权状况

秘书长的说明*

摘要

本报告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根据大会第 [75/190](#) 号决议提交，是现任任务负责人提交大会的最后报告。特别报告员希望提请国际社会关注人权方面的紧迫问题，并敦促有关各方采取具体步骤，寻找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长期冲突的办法。

* 本报告逾期提交，以反映最新信息。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3
二. 政治局势概述	4
三. 人权状况	4
A. COVID-19 疫情对人权状况的影响	4
B. 管理所(政治犯集中营).....	7
C. 宗教自由权	9
D. 儿童权利	11
四. 接触	14
五. 结论	15
六. 建议	17

一. 导言

1. 自 2020 年 1 月以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全面关闭边境，在城市和地区之间实施旅行限制，并限制进口非必需品，包括与应对 2019 冠状病毒病 (COVID-19) 无关的人道主义物资。根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提供的信息，该国境内迄今没有 COVID-19 确诊病例。该国政府已加入 COVID-19 疫苗全球获取(COVAX)机制；然而，政府尚未完成通过该机制接收疫苗所需的必要步骤。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随着该国进一步陷入孤立，人权状况不断恶化。在旅行严重受限、必需品短缺、缺乏卫生设施以及不确定各项限制将何时结束的情况下，大多数外交和人道主义人员已经离开该国。截至 2021 年 7 月，设在平壤的 25 个外国大使馆中，只有 9 个有外交人员在该国境内办公。人道主义组织正在为弱势民众提供宝贵的服务，包括开展学校供餐方案，向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提供营养支持以及实施疫苗接种方案。人道主义方案缺乏连续性，很可能使在疫苗接种、妇女儿童健康、水和环境卫生设施以及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重要可持续发展成就发生倒退。

2. 许多依靠该国北部边境地区贸易和商业活动的民众失去收入。制裁和指令性经济继续对民生造成不利影响，制约可持续发展。民众获取食物的机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最脆弱的儿童和老人面临饥荒风险。由于与 COVID-19 疫情有关的旅行限制，2020 年只有 229 名脱逃者抵达大韩民国，与 2019 年的 1 047 人相比大幅减少。¹ 2021 年上半年只有 36 名脱逃者抵达。由于该国境内没有派驻国际人员，而且只有为数不多的脱逃者抵达大韩民国，获得关于该国境内人权状况的第一手资料的机会极为有限。

3. 特别报告员感到遗憾的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继续阻碍他的任务，对他提出的访问该国的请求不予回应。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特别报告员三次致信，并与该国政府分享他提交大会和人权理事会的报告草稿。这些信件和报告没有得到任何回复。由于与 COVID-19 疫情有关的旅行限制，特别报告员自 2019 年 11 月对泰国和 2019 年 12 月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以来，一直无法对大韩民国或邻国进行任何正式访问。作为替代办法，特别报告员与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及其家属、民间社会组织以及联合国机构和会员国举行一系列在线会议。在本报告中，特别报告员重点介绍脱逃者、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家属、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出的主要人权关切问题。

¹ Republic of Korea, Ministry of Unification, “Policy on North Korean defectors”, South-North Relations database. 可查阅 www.unikorea.go.kr/eng_unikorea/relations/statistics/defectors/。

二. 政治局势概述

4. 2021 年 4 月 8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的一次会议上号召官员“发动另一场更加艰苦的‘苦难行军’”。² 2021 年 6 月，金正恩承认，由于农业部门未能完成粮食生产计划，粮食形势严峻。据报告，为应对粮食危机，发布了一项特别命令，允许政府对粮食分配和加工实行更严格的控制。由于从中国进口的化肥和其他农业用品减少、遭受国际制裁措施以及非洲猪瘟疫情暴发，农业部门似乎面临多重挑战。³

5. 2021 年 5 月 21 日，大韩民国总统文在寅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约瑟夫·拜登在首次双边会晤中重申双方的共同观念，即“外交和对话……对于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和建立永久和平至关重要”，一致表示将“共同努力改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人权状况”，并承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⁴ 特别报告员欢迎在联合声明中具体提及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重申，有必要对谈判采取有原则的办法，不回避提出人权方面的关切，包括与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合作，特别是与特别报告员任务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的合作。谈判内容应包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承诺在人权方面取得切实进展，开展实际接触，并制定可衡量的基准。

6. 特别报告员认为，没有理由认定朝鲜半岛将发生新一轮军事紧张关系。相反，有必要也有责任重振金正恩委员长和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2018 年 6 月 12 日在新加坡峰会上发表的联合声明以及 2018 年 4 月 27 日《为实现半岛和平、繁荣和统一的板门店宣言》，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探讨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现无核化、和平、发展和保护人权的实际办法。现在是时候发出明确信号，采取具体行动，寻找创造性方法，为停滞不前的外交进程提供动力，以争取和平解决冲突，这些行动和方法可以包括在各方之间宣布一项和平宣言。

三. 人权状况

A. COVID-19 疫情对人权状况的影响

7. 根据世卫组织提供的资料，截至 2021 年 9 月 9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已对 39 342 人进行 COVID-19 检测。⁵ 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这可以归功于该国政府为保护民众身心健康而采取了未雨绸缪的预防措施。7 月，该国通过 COVAX 机制分配到大约 170 万剂疫苗，但由于缺乏技术准备和全球疫苗短缺，这批疫苗的装运推迟。9 月，该国向 COVAX 机制通报称，可以将分配给该国的

² 见 <https://kcnawatch.org/newstream/1617920275-776284784/respected-comrade-kim-jong-un-makes-closing-address-at-sixth-conference-of-cell-secretaries-of-workers-party-of-korea/>。

³ Korea Development Institute, *KDI Review of the North Korean Economy* (May 2021), pp. 39–40 (韩文)。

⁴ White Hous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S.-ROK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2 May 2021.

⁵ 见 www.nknews.org/2021/09/north-korea-reports-no-covid-cases-as-total-tested-nears-40000/?t=1640240335988。

297 万剂疫苗重新分配给其他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国家。⁶ 该国有一个组织完善的针对其他疾病的国家免疫接种方案，并有能力推出 COVID-19 疫苗接种方案。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和美国已表示愿意在需要时提供疫苗方面的支持。在世界卫生大会第七十四届会议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抨击一些国家囤积疫苗的做法，敦促在全球疫苗分配方面实现平等。然而，据报告，官方媒体继续警告该国公民，疫苗可能有副作用而且没有效力。⁷ 特别报告员强烈鼓励该国政府满足通过 COVAX 机制和从其他国家接收疫苗的技术要求，包括将此作为防控 COVID-19 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8. 当局继续实施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例如强制要求佩戴口罩，开展消毒活动，封锁城市和地区，加强监测以及严格限制国内旅行。据报告，由于与 COVID-19 疫情和制裁有关的航运阻滞，难以进口医疗设备，平壤综合医院的开业时间被无限期推迟。⁸ 根据预计，随着靠近中国边境的新检疫设施建成竣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可能会在实施严格检疫措施的情况下部分开放与中国的贸易。虽然这些预防措施保护了民众享有身心健康的权利，使其免受 COVID-19 侵害，但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一些限制措施不符合国际人权义务。据报告，2020 年 8 月 25 日，社会安全省(原人民保安省)发布通告，禁止有碍关闭北部边境的行为。⁹ 这份通告规定，沿北部边境线(主要与中国接壤)设立 1-2 公里宽的缓冲区，并规定向任何未经许可进入缓冲区的人员“无条件开枪”，并向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侧发现的入侵者“不经警告开枪”。令人震惊的是，据报告，这项针对 COVID-19 疫情的预防措施包括向以非正常方式进入或离开该国的个人开枪的规定。国际标准明确规定，为执法目的使用可能致命的枪支，仅限于为保护生命或防止紧迫威胁造成严重伤害而绝对必要的情况。¹⁰ 2020 年 9 月 22 日，一名 47 岁的大韩民国官员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安全部队枪杀。¹¹ 8 月，特别报告员与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促进和保护意见和表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发出联名信，对上述通告以及最高人民会议 2020 年 12 月通过的《反动思想文化排斥法》提出关切，这部法律规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包括对与获取信息以及表达和宗教自由有关的行为判处死刑。¹² 有报告称，7 月 14 日，中国遣返了 50 多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员，这些

⁶ Soyoung Ahn, “N. Korea rejects COVID vaccines, saying hard-hit nations have greater need”, Voice of America, 1 September 2021.

⁷ 见 www.nknews.org/2021/06/north-korean-media-warns-covid-vaccines-may-be-ineffective-for-next-few-years/。

⁸ Colin Zwirko, “After months of delays, Kim Jong Un’s premier hospital could soon open up” | NK Pro, 19 February 2021.

⁹ 这项通告是由社会安全省发布的一项指令，适用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所有机构、公司、组织(包括武装部队和物资以及特种部队)和公民”(第 5 条)。

¹⁰ 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生命权的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8 年)，第 12 段。

¹¹ 特别报告员与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就此事致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特别报告员仅收到大韩民国的回复。见第 AL KOR 7/2020 号来文。

¹² 见第 OL PRK 5/2021 号来文。

人由于与 COVID-19 疫情有关的限制措施而在沈阳被关押一年多。关押在中国的其他人员可能即将被强制遣返，如果被遣返，这些人可能会遭受虐待。

9. 旨在防控 COVID-19 疫情的长期严格措施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使普通民众更容易遭受侵犯人权行为的伤害。在 COVID-19 疫情暴发之前，已经有超过 40% 的民众缺乏粮食保障，其中许多人患有营养不良和发育迟缓。在这之后，缺乏粮食保障的家庭数量增加。¹³ 2021 年 6 月，不同地区的大米和玉米价格均出现上涨。特别报告员收到了关于当局采取应急措施的资料，包括在 2021 年 6 月底至 7 月中旬期间分配 5 至 7 天消耗定量的玉米以及控制市场粮食价格。政府还将农业作为优先事项，以提高粮食产量，据报告还动员城市居民、退伍军人、孤儿和已婚妇女到农场劳动。尽管采取了这些临时措施，但 8 月初的洪灾以及缺乏化肥、杀虫剂、车辆燃料和农机零部件的情况很可能会影响粮食生产。

10. 由于停止从中国进口，基本药品和医疗用品供应短缺，价格上涨数倍，人道主义组织无法运入药品和其他用品。为儿童提供的基本救生干预措施，包括提供脊灰疫苗等其他疫苗，也没有充分开展。妇女获得性和生殖保健服务的机会仍然很少，据报告，近几个月来黑市堕胎的事件增多。¹⁴ 粮食短缺很可能会加剧儿童和其他弱势群体的营养不足现象，营养不足还会削弱这些人的免疫系统，使其更易出现其他健康问题。由于长期受限和经济活动崩溃，许多家庭无力维持生活。越来越多的民众通过借贷和出售家用物品来勉强度日。由于缺乏电力、机械零部件和原材料，许多工厂和矿场已经关闭。据报告，由于边境和沿海地区的捕捞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小规模渔民的处境受到影响。无家可归者和流浪儿童人数增加。服完义务兵役返乡的人没有工作、收入或食物，无法生存。据报告，由于经济日益陷入贫困，卖淫、吸毒、贩毒和抢劫等社会问题日趋严重。

11.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大多数监狱都不提供适当的食物、饮水或医疗服务。据报告，2021 年 6 月，社会安全省宣布，对于在 *kyohwaso* (普通监狱) 中达到生产相关产出的囚犯和表现良好的囚犯，将缩短其刑期。¹⁵ 据报告，由于没有食物，而且建筑工地没有足够的工作量，劳动训练营(*rodongdanryondae*)的在押人员也获得释放。然而，也有报告称，有人因观看和收听来自大韩民国的电影和音乐等反社会主义行为而被捕入狱。特别报告员多次敦促该国政府考虑释放处境脆弱的监狱在押人员，并采取非拘禁措施来替代羁押。特别报告员还建议该国政府遵循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世卫组织、联合国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艾滋病署)和人权高专办关于监狱和其他封闭环境中

¹³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作物前景和粮食形势》，第 1 号全球季度报告(2021 年，罗马)，第 5 和 26 页。

¹⁴ 见 Asia Press, “Interview with a North Korean woman: why the COVID situation is causing a surge in ‘black-market abortions’”, 31 May 2021。可查阅 www.asiapress.org/rimjin-gang/2021/05/society-economy/korona-3/。

¹⁵ 见 www.dailynk.com/english/north-korea-issues-rare-order-shorten-sentences-model-inmates-reeducation-prison-camps/。

COVID-19 问题的联合声明所述准则，¹⁶ 并遵守《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纳尔逊·曼德拉规则》)。

12. 与 COVID-19 疫情有关的限制措施和政府对疫情的警惕做法有助于避免一场可能发生的卫生危机，如果发生这种危机，可能会对民众的生命造成灾难性影响。与此同时，长期隔绝和关闭边境导致全国各地许多人出现粮食问题和其他健康问题，经济严重贫困。从长远来看，这种情况也很可能阻碍社会发展。特别报告员敦促当局以这场危机为契机，发起必要的法律和体制改革，以保障各项经济和社会权利，包括获得食物、水、环境卫生设施和健康的权利。当局应该为民众在国内外安全地寻找经济机会的努力提供便利。当局还应处理长期以来对有系统侵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例如迁徙、结社、表达和信息自由以及法治)的关切。特别报告员敦促，鉴于 COVID-19 疫情造成的非常情况严重限制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内外贸易，应审查并在必要时放宽安全理事会实施的各项制裁，以便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生存援助，并促进普通公民的适当生活水准权。安全理事会第 1874(2009)号决议所设专家小组报告称，“制裁可能产生了影响平民的意外后果”，尽管由于 COVID-19 疫情等各种因素，难以进行定量评估(S/2021/211, 第 169 段)。

B. 管理所(政治犯集中营)

13. 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关于管理所(政治犯集中营)¹⁷ 存在和运作的信息，这些信息印证了 2014 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即被政府判定犯有重大政治错误的人被强行失踪、关进管理所(政治犯集中营)。逃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脱逃者继续表示，众所周知，任何被认为对当前政治制度和国家领导层构成政治威胁的人，包括那些被发现与帮助人们前往大韩民国的基督徒、中间人或贩运者接触或试图进入大韩民国的人，继续被送往管理所。资料继续显示，仅因国家安全保卫部官员判断某些人不忠于国家及其意识形态，人民就继续被任意剥夺自由，遭到无限期拘留且没有获释希望，同时还要忍受不人道的条件，得不到足够的食物、清洁饮用水以及环境卫生设施，并遭到虐待，包括遭到通常构成酷刑的殴打。政治犯无法与外部世界、甚至与其家人接触。家庭成员每天承受亲人生死未卜或下落不明的痛苦。根据国际人权法，这些囚犯的境况构成强迫失踪。¹⁸ 特别报告员只能推断，鉴于 COVID-19 导致该国经济状况恶化，这些政治犯的境况只会恶化，包括在获取食物和苦役剥削方面。

¹⁶ 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加达·法特希·瓦利等人，“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世卫组织、艾滋病署和人权高专办关于监狱和其他封闭环境中 COVID-19 问题的联合声明”，2020 年 5 月 13 日。

¹⁷ 管理所(字面直译为“管理中心或单位”)不是官方拘留设施，由国家安全保卫部七局(农业局)管理。只有位于价川的 18 号管理所由社会安全省运作。

¹⁸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第二条规定“强迫失踪”系指由国家代理人，或得到国家授权、支持或默许的个人或组织，实施逮捕、羁押、绑架，或以任何其他形式剥夺自由的行为，并拒绝承认剥夺自由之实情，隐瞒失踪者的命运或下落，致使失踪者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

14. 管理所(25号管理所除外)看起来不像监狱,更像村庄。¹⁹ 在大同江以南的18号管理所²⁰ 长大并于2007年和2008年逃离或获释的一些人说,18号管理所是一个大型村庄,绵延40公里,由住房、官员子女和被拘留者子女的学校、医院、农场和拘留设施组成。囚犯子女上午上半天学,下午劳作。当其年满17岁(按朝鲜传统计龄方式算出的虚岁,即15至16周岁)时,就必须全职工作。²¹ 18号管理所的核心是一座煤矿,用来为北仓的一个发电厂提供燃料,囚犯就在煤矿工作。他们还在集体农场工作,并上山伐木,以支持煤矿的运作。按照他们的描述,18号管理所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村庄,据说女囚犯为其他囚犯理发和裁衣,并领取实物报酬。1994年金日成去世前,食物由国家提供。在1994年至1998年“苦难行军”期间,食物供应中断。从那时起,囚犯们不得不靠自己的方式获取食物。

15. 调查委员会发现,在2014年发布报告时,至少存在四个大型集中营,即14号、15号、16号和25号管理所。虽然没有足够的信息来确定是否所有这些集中营都继续按2014年的模式运作,但最近的卫星图像显示,集中营的核心结构几乎没有变化。此外,民间社会组织认定,位于咸镜北道Hwasong县的16号管理所自2013年以来有所扩大,修建了新检查站、新监狱、一个煤矿以及囚犯家属村。据报,16号管理所规模最大,估计可容纳5万人。²² 报告显示,22号管理所的被拘留者已被转移到16号管理所,其中包括在金正恩委员长2013年上台后被送往集中营的大批囚犯。一个民间社会组织报告说,16号管理所扩建的居住区用于收押单身被拘留者,包括那些试图逃往大韩民国的人,关联罪(即将家庭成员与报告一起羁押的做法)已大大减少。关于15号管理所现状的报告存在出入。一些观察员报告说,该管理所已于2014年改为“模范监狱”。²³ 然而,2017年9月的卫星图像显示,该监狱至少到当日仍以某种形式运作。

16.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否认存在政治犯集中营,但承认存在“教养所”(A/HRC/42/10,第73-78段)。在2019年5月人权理事会对朝鲜进行普遍定期审议期间,该国政府代表团表示:“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词汇中,没有‘政治犯’或‘政治犯集中营’这样的东西”,“这些法律规定,那些犯有危害国家罪或其他普通罪行的人,应当被送进教养所。根据刑法规定,实施反国家罪行者是敌对势力派来的间谍和恐怖主义分子……这些罪犯人数不多,被关押在教养所,但与其他人分开关押”。特别报告员强调,无论使用什么术语,根据国际人权法,不能依据模糊的立法,在没有正当法律程序和司法保证的情况下将任何人任意拘留,只

¹⁹ NK Watch,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Advocacy toward Human Rights of North Korea* (Seoul, 2020), p. 51.

²⁰ 18号管理所据信在2006年左右停用。然而,民间社会组织最近的分析表明,仍有少数囚犯被关押在那里。见 David Hawk and Amanda Mortwedt Oh, *The Parallel Gulag: North Korea's "An-jeon-bu" Prison Camps* (Washington, D.C., Committee for Human Rights in North Korea, 2017), 第65页。

²¹ 按传统东亚计龄方式,出生时为一岁,每到元旦加一岁。

²² NK Watch,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Advocacy*, p. 62 (见脚注19)。

²³ Choi Song Min, “Camp 15 gone but no liberty for prisoners”, Daily NK, 8 November 2014.可查阅 www.dailynk.com/english/camp-15-gone-but-no-liberty-for-pr/。

要拒绝承认剥夺自由或隐瞒失踪者的命运或下落，失踪者就被视为强迫失踪者。他呼吁朝鲜政府向包括特别报告员在内的国际行为体提供准入，以监测关押“反国家罪行”者的教养所和管理所。

17. 特别报告员一直呼吁逐步释放管理所的被拘留者(A/HRC/40/66, 第 26 段; A/74/275/Rev.1, 第 36 段), 特别是儿童、老人、有精神或身体疾病或残疾的人以及孕妇和哺乳母亲。在这方面, 特别报告员欢迎最近的信息, 即管理所里的一家人获得减刑; 几名儿童从管理所获释; 家人因试图叛逃到大韩民国而被捕, 但子女被免除监禁。²⁴ 特别报告员鼓励朝鲜政府继续作出这种努力, 逐步释放管理所里的被拘留者。同时, 特别报告员再次呼吁政府披露关于这些集中营管理的所有现有信息, 特别是: (a) 被拘留者人数; (b) 被拘留者性别及年龄; (c) 被拘留者被认定的罪行、判决以及司法和行政记录; (d) 劳动制度; (e) 进食制度; (f) 供水和环境卫生状况; (g) 医疗服务; (h) 释放、死亡及埋葬地点; (i) 亲属探视制度; 及任何其他相关信息。

C. 宗教自由权

18.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章第 68 条规定, 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宪法还规定, “不得以宗教为借口引入外国势力或损害国家和社会秩序”, 从而限制行使宗教和信仰自由权。从历史上看, 朝鲜战争后, 前领导人金日成将宗教、特别是基督教视为“人民的鸦片”,²⁵ 声称其被用作帝国主义的工具。虽然在 1980 年代开放了一些宗教活动, 包括在平壤建造了教堂,²⁶ 但由于单一的最高领袖统治制度和主体思想是唯一被允许的意识形态, 宗教和信仰自由权“事实上受到限制”。²⁷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几乎不可能行使宗教自由, 因为无法获取与宗教和宗教活动有关的信息, 未经许可进口物品定为刑事犯罪, 没有宗教设施(平壤除外), 并且受到邻居和当局的监视。此外, 当局通常认为宗教活动是亦被刑法禁止的迷信活动。²⁸ 2002 年,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报告说, 该国有 12 000 名基督徒(新教徒)、800 名罗马天主教徒、15 000 名天道教(植根于儒家思想的现代宗教)和 10 000 名佛教徒(CCPR/CO/72/PRK/Add.1)。政府解释说, 该国传统上信教的人不多, 并且许多人在朝鲜战争期间死亡。它进一步解释说, “老年人寿终正寝, 年轻人很少信教。”(同上, 第 5 段)。民间社会

²⁴ Kyu-chang Lee and others, *White Paper on Human Rights in North Korea 2020* (Seoul, Korea Institute for National Unification, 2020), p. 507.

²⁵ “宗教是一种反动、不科学的世界观。宗教如同鸦片。”见 Korean Workers' Party Publishers, *Selections from Kim Il Sung's Works* (Pyongyang, 1972), p. 154 (in Korean)。

²⁶ 据大韩民国政府 2018 年估计,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 121 个宗教设施, 包括 60 座佛教寺庙、52 座天道寺、3 座国家控制的新教教堂和 1 座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伊朗驻平壤大使馆房舍内有一座清真寺。

²⁷ Sookyoung Kim and others, *White Paper on Human Rights in North Korea 2019*, p. 188.

²⁸ 《刑法》第 256 条规定, 迷信行为的最高刑期为劳动教养 7 年。

组织估计，信教人数高得多。²⁹ 一个民间社会组织报告说，朝鲜有 300 名新教牧师，没有天主教牧师，250 名天道教领袖，300 名佛教僧侣和 5 名俄罗斯东正教牧师。³⁰

19. 据报，在社会分类的出身成分制度下，基督徒被归类为“敌对阶级”，继续被特别视为“对国家忠诚的严重威胁”。³¹ 被遣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脱逃者受到严酷审讯，询问是否与中国基督教团体有任何接触，因为一些基督教团体帮助脱逃者逃往大韩民国。如果脱逃者逃往大韩民国的意图被证实，他们将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包括被关进管理所。2020 年《反对反动思想文化法》禁止消费、进口或分发反映美国或日本等“敌对国家”文化或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书籍和其他内容。任何消费此类材料的违法者可被处以最高 10 年的监禁和劳改，进口和分发这些材料最高可被判处 15 年有期徒刑。圣经或其他宗教文稿被视为违禁材料。任何违反有关迷信行为法律的人将面临最高七年的监禁和劳教。据民间社会组织称，自 2017 年 7 月发布铲除破坏社会主义的迷信行为的指示以来，对萨满教、特别是有影响力的萨满的监视和惩罚有所增加。³² 一名脱逃者告诉人权高专办，2019 年 7 月，她因去算命被关押在劳改营一个月。她说，2018 年底加强了对算命师的监控。

朝鲜半岛的宗教与建设和平

20. 自 1989 年以来，韩国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朝鲜基督教联合会每年在 8 月 15 日全国解放日之前发布“朝韩祈祷朝鲜半岛和平与统一祷告文”。然而，2020 年，在两国紧张局势升级的情况下，朝鲜基督教联合会首次没有回应发布联合祷告文的提议。据报，2021 年复活节之前，朝鲜基督教联合会表示“在现在节点，朝韩两国的联合祷告文毫无意义”。³³ 据边境地区的一群牧师说，自 1986 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的教会首次会面和联合礼拜以来，两个教会通过人道主义合作及和平交流为朝鲜半岛的建设做出了贡献。2018 年 10 月，文在寅总统向方济各教皇转达了金正恩委员长对教皇“在 2018 年平昌奥运会和朝韩首脑会议上为朝韩之间和平而祈祷”的谢意，金正恩委员长表示“如果教皇访问平壤，他将全心全意欢迎教皇”。³⁴ 据报，教皇表示，“我才应该感谢金正恩委员长”，“如果收到正式邀请，我肯定回复可以

²⁹ 例如，Open Doors 组织估计该国有 40 万名基督徒。见 www.opendoorsusa.org/christian-persecution/world-watch-list/north-korea/。

³⁰ Database Center for North Korean Human Rights, *2020 White Paper on Religious Freedom in North Korea*, (Korean) pp. 61-65 (in Korean).

³¹ 世界福音联盟于 2021 年 1 月 4 日提交给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委员会的文件，第 2 段。

³² Korea Future Initiative, *Persecuting Faith: Documenting Religious Freedom Violations in North Korea*, vol. 1 (London, 2020), p. 39.

³³ “North Korea rejects South’s offer of joint Easter prayer: sources”, *The Korea Times*, 26 March 2021.

³⁴ Republic of Korea, Ministry of Unification, “Pope Francis says, ‘I am the one who should feel grateful to Chairman Kum Jong Un... I can go’”, 19 October 2018.

去”。³⁵ 2021 年 7 月，罗马教廷国务秘书彼得罗·帕罗林枢机主教在会见大韩民国国民议会议长朴炳锡时通报，教皇愿意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关心朝鲜半岛和平。³⁶

21. 特别报告员通过信函与相关行为体协商，征求对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行使宗教自由如何有助于朝鲜半岛和平的看法。³⁷ 居住在朝韩边境地区的韩国和平祈祷牧师团体分享了他们促进和平活动。2012 年，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秘书长访问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因为朝鲜教会参加朝鲜半岛和平、统一和发展合作全基督教论坛，积极寻求朝鲜半岛和平。该论坛由来自 11 个国家的教会组成。牧师团体指出，在目前的半岛局势下，朝韩教会只有在两国政府允许的情况下才能会面。行使宗教自由权和行使表达、行动和结社自由等其他权利可以推动和促进朝鲜半岛的对话与建设和平。这些牧师团体表示，“朝韩教会为朝鲜半岛和平[采取行动]的自由意味着不受‘国家安全法’(韩国)和‘社会安全法’(朝鲜)的约束”。特别报告员呼吁两国政府创造机会，使两国人民的交流成为建设和平进程的一部分。

D. 儿童权利

22.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于 1990 年批准了《儿童权利公约》，并于 1998 年、2004 年、2009 年和 2017 年接受了儿童权利委员会的审查。2010 年颁布并于 2014 年修订了《儿童权利保护法》，为保护儿童权利提供法律依据。该法第 2 条将儿童定义为未满 16 周岁的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提交儿童权利委员会的国家报告中解释说，这一定义基于完成 11 年义务教育的年龄(16-17 岁)，“在新[12 年课程]制度下学习的儿童在完成 12 年课程时将满 17 或 18 周岁。届时，儿童的法律定义将改为《公约》规定的相同定义”(CRC/C/PRK/5，第 28 段)。

歧视

23. 《儿童权利保护法》第 3 条规定，全国所有儿童都享有同样的权利，无论其“出身成分、性别、父母或监护人的职务、财产所有权或身体缺陷”状况。然而，实际上，儿童的机会取决于家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地位。孤儿和流浪儿童易受童工之害，包括被部署到突击队——突击队通常动员年轻人到往往隶属于国防部或人民武装力量部的建筑工地。³⁸ 在儿童权利委员会 2017 年审查期间，政府报告说，流浪儿童人数正在减少(CRC/C/PRK/Q/5/Add.1，第 51 段)。特别报告员收到报告说，儿童经常因为缺乏食物而逃离孤儿院。另据报，流浪儿童因 COVID-19 限制措施造成的经济困难而有所增加。2021 年 5 月，据官方媒体报道，160 多名中学毕业的孤儿自愿到煤矿和农场工作，以“回报朝鲜劳动党多年来对他们的关

³⁵ 同上。

³⁶ Shin Ji-hye, “Pope awaiting invitation to visit North Korea”, *The Korea Herald*, 12 July 2021.

³⁷ 特别报告员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行使宗教自由权和朝鲜半岛和平问题致函罗马教廷、朝韩边境地区的韩国和平祈祷牧师、韩国国家基督教协进会和尼希米全球倡议。

³⁸ 《儿童权利保护法》第 31 条规定，没有父母或监护人的儿童将由孤儿院或机构抚养，费用由政府承担。

怀”。³⁹ 通常，因家庭背景(出身成分)不能参军的年轻人以及其家庭无法贿赂当局的年轻人和孤儿很可能被动员长期无偿地加入常设突击队。⁴⁰ 让未满 18 周岁的人在煤矿等有害和危险的环境中工作的童工使用被认为是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之一，并被国际法所禁止。特别报告员还感到关切的是，孤儿必须自愿工作，以“回报”国家对他们的关怀，但提供这种关怀是国家的一项人权义务。2021 年 6 月，特别报告员、受教育权特别报告员和当代形式奴隶制特别报告员在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信函中提出了对这一问题的关切，但没有得到答复。⁴¹

24. 残疾儿童很容易遭到社会的孤立。令人关切的是，缺乏关于残疾儿童(包括生活在国家机构的残疾儿童)状况的可用分类数据。⁴² 有报告称，残疾人被逐出平壤，并被隔离在禁区或……其他城市的设施里。⁴³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报告说，政府正在规划一个全纳教育系统，逐步将残疾儿童纳入正规学校系统，这是可喜的一步。⁴⁴ 特别报告员希望，如残疾人权利特别报告员在 2017 年访问该国后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报告中建议的那样，这一积极步骤将为保障残疾儿童权利铺平道路(见 [A/HRC/37/56/Add.1](#))。

营养不良

25. 由于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农村地区儿童特别容易营养不良。腹泻和肺炎仍然是 5 岁以下儿童的两大死因。只有三分之一的 6 至 23 个月儿童的饮食达到可接受的最低水平。⁴⁵ 家庭粮食不安全、进食做法不当以及缺乏安全饮用水和环境卫生造成的营养不良对儿童生长不利，因为儿童对营养的需求很高。⁴⁶ 政府声称，在降低 5 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率方面取得了“显著改善”。⁴⁷ 5 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比例从 2017 年⁴⁸ 的 19.1%下降到 2020 年的 17.4%，消瘦比例从 2017 年的 4.8%下降到 2020 年的 4.5%。这些是可喜的动态，然而如果政府不解决 COVID-19

³⁹ 见 <https://kcnawatch.net/newstream/1622095366-436719122/graduates-of-orphans-schools-volunteer-to-work-in-difficult-fields/>和 www.nknews.org/2021/05/north-korean-children-rush-to-coal-mines-to-repay-partys-love-state-media/?t=1630196870996。

⁴⁰ “常设”突击队或“正式”突击队是一种更长期动员年轻人的制度。

⁴¹ 见第 AL PRK 4/2021 号来文。

⁴²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儿童和妇女状况分析》(平壤，2019 年)，第 4 页。

⁴³ Working Group for Human Rights and SDGs in North Korea, *A Human Rights-based Approach to the SDGs in the DPRK: CSO Spotlight Report 2021 (2021)*, p. 25.

⁴⁴ 儿基会，《儿童和妇女状况分析》，第 30 页。

⁴⁵ 粮农组织等，《2020 年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粮食安全和营养概况：改善营养的核心是孕产妇和儿童饮食》(曼谷，粮农组织，2021 年)。

⁴⁶ 儿基会，《儿童和妇女状况分析》，第 54 页。

⁴⁷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2030 年议程执行情况自愿国别评估》(2021)，第 16 页。

⁴⁸ 儿基会，《2017 年多指标类集调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调查结果报告》，第 10 页。

预防措施造成的当前粮食短缺和经济困难，这种进展可能会被逆转。在解决贫富差距和平壤与农村地区差距方面也需要进一步取得进展。⁴⁹

信息的获取

26. 根据 2017 年多指标类集调查，15-17 岁年龄组的信息、通信和技术技能相对较高，男童(65%)和女童(66%)都是如此。⁵⁰ 手机和国内内联网的使用正在迅速普及，特别是在年轻人中。但是内容仍然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此外，还禁止访问全球互联网。这些控制措施最近有所收紧，包括在 2020 年《反对反动思想文化法》中增加了对获取信息的限制。该法明确禁止来自美国、大韩民国和日本等“敌对”国家的书籍、歌曲、电影、照片、视频或类似材料。此外，法律规定，以韩国风格说话或写作、以韩国风格演唱歌曲或以韩国字体出版刊物将被视情处以最高两年的劳动改造。政府似乎担心大韩民国电影和音乐对年轻人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认为严重威胁单一政治制度。2021 年 7 月，政府还呼吁加强纪律和意识形态教育，特别是针对年轻公民。⁵¹

受教育权

27.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和政策规定平等保障男童和女童的受教育权。2017 年的义务教育完成率接近普及(99.9%)。⁵² 初中结束，即年满 13 岁(2014 年法律规定为 14 岁)时，97.5%的儿童掌握了基础阅读技能，83.2%掌握了基础算术技能。⁵³ 人权高专办在过去六年中约谈的几乎所有脱逃者都能阅读调查前问卷，并至少能写出自己的名字。虽然法律规定教育免费，但实际上，学校向学生收取费用和其他捐助，如废钢、纸张甚至动物皮毛，用于他们的日常运营。这给父母带来了额外压力，并阻碍经济背景较差的孩子就学。人权高专办最近约谈的一名脱逃者说，因为无力向学校提供金钱和实物捐助，她初三辍学。即使辍学后，朝鲜劳动党的青年团体仍会去她家向她施压，要求为学校捐款。

28. 《宪法》第 43 条规定：“国家应贯彻社会主义教育原则，把年轻一代培养成为社会和人民奋斗的坚定革命者，成为掌握知识、道德健全并且身体健康的新型主体人民”。脱逃者的证词表明，儿童从幼儿园就学习前领导人金日成和金正日，从小学就学习三代领导人和劳动党的政策。⁵⁴ 2019 年 9 月，金正恩委员长在平壤举行的第十四次全国教师大会上指出：“科学技术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志，而科学技术之母是教育。”韩国国家统一研究院分析说，金正

⁴⁹ 2017 年，在财富分配最底层的 20%中，发育迟缓率为 27%，在最富有的 40%中，发育迟缓率仅为 14%。各道之间的差异也很大，从平壤的 10%到两江的 32%不等。

⁵⁰ 儿基会，《2017 年多指标类集调查》，第 32-33 页。

⁵¹ Yonhap News Agency, “N. Korea warns youth against adopting foreign speaking habits, lifestyles”, 18 July 2021.

⁵² 儿基会，《2017 年多指标类集调查》，第 119 页。

⁵³ 同上，第 126 和 129 页。

⁵⁴ 见 <http://pscore.org/life-north-korea/forced-to-hate/>。

恩委员长的讲话“表明教育政策的重点已经从以政治意识形态为导向的教育转向以科学技术为中心的教育”。⁵⁵

劳工

29. 《儿童权利公约》中儿童的定义是 18 岁以下的任何人，其中明确承认有必要保护儿童和青年免受任何形式经济剥削和免于从事危险劳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劳动法》第 4 条规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参加劳动，所有身体健全的公民根据自身能力参加社会劳动。尽管《儿童权利保护法》禁止童工，但《社会主义宪法》和《社会主义劳动法》都规定最低劳动年龄为 16 岁；因此，法律并未保护 16 岁和 17 岁的儿童免于从事危险劳动。一名幼时失去双亲、后来逃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妇女告诉人权高专办，她在 15 岁到 17 岁期间加入了突击队，参与一个发电厂的建造工作。她说：“工作很辛苦，特别是因为我尚未成年却须和成年人一起工作，并且和其他人完全一样。”政府在关于《2030 年议程》执行情况的自愿国别评估报告中报告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没有世界上普遍存在的强迫劳动和童工问题，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目标 8.7 已实现”。⁵⁶ 否认童工、特别是否认 16 岁和 17 岁童工的存在令人担忧。2021 年 8 月 16 日，官方媒体报道称，自 2021 年 4 月召开共青团第十次全国大会以来，已有 20 多万名共青团干部和团员参加了“青年突击队活动”。⁵⁷

30. 儿童还通过学校系统从事劳工活动。1999 年《儿童保育和教育法》第 32 条规定，国家机构以及其他儿童保育和教育机构应鼓励儿童从小享受工作并习惯劳动。小学生和中学生须在农场或工厂工作 21 天。⁵⁸ 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学生还被派去建筑工地工作。此外，学生通常放学后回家吃中饭，下午去集体农场劳动。⁵⁹ 朝鲜少年团或共青团还收集实物支助，以完成分配给每所学校的指标。共青团组织利用学生劳力的建筑项目。⁶⁰ 儿童还被动员参加国家节假日和团体操的各种表演。

四. 接触

31. COVID-19 给许多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局势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挫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不例外。特别报告员强调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应客观评估局势，并制定一项政策，在必要的 COVID-19 预防措施与人民的基本经济和社会权利之间取得平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不应被迫在饥饿

⁵⁵ 见 Jeong-ah Cho, “North Korea’s education policy and its prospects based on analysis of National Conference of Teachers”, Korea Institute for National Unification, Online Series, 11 September 2019, p. 1.

⁵⁶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2030 年议程执行情况自愿国别评估》,第 31 页(见脚注 47)。

⁵⁷ 见 <https://kcnawatch.net/newstream/1629105526-299140904/youth-shock-brigade-activities-brisk-in-dprk/>。

⁵⁸ 儿基会,《儿童和妇女状况分析》,第 79 页(见脚注 42)。

⁵⁹ Lim Hyo-Kyung, Chang Heidi Hee-Kyung and Nam Bada, *Unending Toil: Child Labour within North Korea* (Seoul, People for Successful Corean Reunification, 2018), p. 30.

⁶⁰ 同上,第 130 页。

恐惧与 COVID-19 恐惧之间进行选择。该国无法无限期关闭边境，最终将不得不开放。特别报告员建议，一个切实的办法是从完全关闭边境转向更可持续的 COVID-19 管控方式，例如发起免疫接种运动和加强卫生部门，并通过开放边境和放松内部通行限制为人民的经济活动提供便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还应抓住机遇，重启经济和体制改革。国际社会也应更积极地提供疫苗和人道主义支助，以抗击 COVID-19 大流行及其社会经济后果。

32. 随着该国进一步与世隔绝，家属们非常担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强迫失踪者的下落和安全，包括在朝鲜战争期间和之后从大韩民国被绑架的人，以及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被绑架的日本和其他外国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必须提出一项具体计划，解决强迫失踪问题，包括绑架问题，这是对受害者及其家人具有多重人权影响的严重罪行。关于离散家庭，特别报告员敦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履行在 2018 年《板门店宣言》中作出的离散家庭团聚承诺(A/72/109-S/2018/820, 附件, 第 1(5)段)。据大韩民国称，虚拟通信所需的设备已经安装到位，特别报告员认为没有任何理由进一步推迟虚拟团聚。他强调，这一最简单的措施对三八线上被任意分离的长期受苦家庭意义重大，作为对这些家庭的人道和同情姿态，应立即安排为此类联系提供便利。

33. 2021 年 7 月 13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参加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执行情况的自愿国别评估。大韩民国的民间社会组织出于为改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的人权状况而积极接触的良好用意，联合提出了有价值的问题。特别报告员欢迎朝鲜政府与联合国接触，但也鼓励朝鲜政府充分参与公开对话，回答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会员国提出的所有问题。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还敦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充分合作，特别是与担任特别报告员的他本人以及人权高专办合作。特别报告员鼓励朝鲜政府对人权事务委员会 2021 年 6 月提交的问题清单(CCPR/C/PRK/QPR/3)作出答复。在任何可能的未来和平谈判中，大韩民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应确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承诺开展有意义的人权接触进程，并制定可衡量的基准。为此，首先可邀请特别报告员和专题任务负责人访问该国。

五. 结论

34. 本报告是现任任务负责人提交大会的最后报告。特别报告员借此机会敦促有关各方采取关键的具体步骤，寻求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长期冲突的办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已经遭受苦难，对和平、安全、发展和基本人权望眼欲穿。COVID-19 带来的限制加重了他们的苦难，原因包括进一步与世隔绝、国家对人民生活的管控更加广泛和严厉、经济活动进一步受到抑制以及人道主义机构大量撤离该国。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政治、无核化和安全局势的现状可能被视为可以容忍的结果；然而，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普通公民而言肯定并非如此，他们每天都难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特别报告员告诫说，当前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局势可能演变成一场危机，必须加以避免。

35. 优先通过制裁施压的办法进一步孤立了外交空间有限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产生了意料之外的人道主义和人权后果。现在应该全面审查这一办法，以便更有效地解决无核化和安全问题，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经济和社会权利的负面影响。逐渐扩大的外交接触应促进就人权状况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包括关于释放政治犯等敏感问题的对话，并鼓励朝鲜政府承认管理所(政治犯集中营)制度运行期间所涉侵犯人权行为，同时争取紧急停止这些做法。

36. 多年以来，监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权状况一直是大会、人权理事会和安全理事会反复审议的议程项目，但在无核化谈判期间处理人权问题已取决于首先在安全议程上取得进展。特别报告员谨鼓励更具想象力地思考如何在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就共同商定的目标进行接触，从而实现人权成果。这可包括在联合国架构内就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普遍定期审议和条约机构建议进程执行情况扩大接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已积极向联合国架构提交报告并进行建设性接触。鼓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接受人权高专办的技术援助提议，并邀请高级专员及其工作人员访问该国。同样，建议朝鲜政府借鉴残疾人权利特别报告员 2017 年国别访问的经验，与其他相关专题任务负责人接触。通过增加关于此类倡议的外交接触，可以增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国际对应方之间的信任关系，这是无争议人权办法的组成部分。这可进一步促进其他领域的进展，包括建立推动无核化进展的相互商定的安全保障，并促进和平解决方案，从而为朝鲜半岛统一构想奠定基础，这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的共同愿望。

37. 特别报告员呼吁进一步关注在人道主义援助与倡导人权之间形成协同作用。例如，可以明确地将通过 COVAX 支柱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推广 COVID-19 疫苗与不歧视(包括基于出身成分)以及关注边缘化和弱势群体的人权原则对接。在推广 COVID-19 疫苗方面的协作可与缓解人道主义局势和解决因大流行病而更尖锐的人权问题(包括获取食品和医疗保健)的现有工作对接。在这方面，可以更彻底地探索解除制裁，以便通过国际协作和支助来提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履行有关国内粮食生产和分配以及医疗保健供应的人权义务的能力，包括为此开展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与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定期对话。

38. 令人严重关切的是，获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权状况信息的挑战增多，导致全球对该国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逐渐冷漠。特别报告员呼吁继续并加强关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履行国际人权义务的情况，包括在应对 COVID-19 期间的履行情况。特别报告员重点指出，尽管信息有限，有理由相信该国境内人权状况继续恶化，人权问题包括获取食品和医疗保健的机会、对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压制、特别是对参与公共事务和获取信息权利的压制。

39. 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重点指出，采取坚定的接触办法并不意味着忽视也构成危害人类罪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这些罪行可能正在发生，大型政治犯集中营的持续运作就是一个缩影。特别报告员重申，管理所(政治犯集中营)的存在是系统性侵犯该国人民人权的治理制度中最恶劣暴行。受害者有权伸张正义，将孜孜不倦地实现问责。特别报告员重点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必须开展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改革进程，停止正在发生的危害人类罪，包括通过政治监狱制度实

施的此类罪行。与此同时，他呼吁在 COVID-19 期间以及与之相关的国家食品、医疗保健和其他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出于人道主义理由释放政治犯。他还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国际关注仍是确认和承认受害者困境及其遭受的侵犯行为的唯一手段之一。他还再次呼吁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或者设立专门法庭或其他类似机制。在此期间，必须确保继续收集和保存信息，以支持各级问责战略。应向人权高专办提供充足的资源，以支持其收集和保存有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资料和证据，以及评估所有相关资料和证词。特别报告员还谨强调民间社会组织在改善人权状况和推进和平进程方面已经和将会发挥的关键作用。特别报告员赞扬的此类持续努力将维持未来司法倡议的光明前景，包括承认真相和纠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遭受的侵犯行为。

六. 建议

40. 特别报告员建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a) 紧急投入最大限度的可用资源，包括通过国际合作，确保粮食、水、环境卫生和住房方面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并优先考虑最边缘化社区；

(b) 评估当前 COVID-19 预防措施对行使人权、包括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影响，并修订侵犯这些权利的任何措施；

(c) 启动保障经济和社会权利所需的法律和体制改革；

(d) 满足通过 COVAX 机制接收疫苗的必要技术要求，并启动疫苗接种方案；

(e) 逐步开放边境，允许经济活动和人员通行；

(f) 发布关于管理所(政治犯集中营)的详细信息，并邀请独立的国际监测机构访问这些营地；

(g) 考虑进一步大赦政治犯，并将此作为长期持续进程的一部分，同时确保这一进程的透明度；

(h) 遵循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世卫组织、艾滋病署和人权高专办发表的关于监狱和其他封闭环境中 COVID-19 疫情的联合声明所述准则，并遵守《纳尔逊·曼德拉规则》，考虑释放不对公众构成威胁的囚犯、特别是处境脆弱的囚犯；

(i) 处理强迫失踪(包括绑架外国人形式的强迫失踪)指控，向受害者家属提供关于失踪亲属命运和下落的准确信息；

(j) 启动与特别报告员以及专题任务负责人的对话进程，并邀请他们进行正式国别访问；

(k) 开展研究并发布统计数据和其他数据，以便评估国际制裁对人民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影响；

(l) 在法律和实践中承认离境和入境的基本权利，确保被遣返者在遣返后不受惩罚；

(m) 与大韩民国接触，恢复离散家庭团聚工作，包括为此利用虚拟平台；

(n) 为行使宪法保障的宗教和信仰自由权提供空间；

(o) 保护 18 岁以下儿童不受童工之害；

(p) 审查《反对反动思想文化法》，促进和保护表达自由、信息获取和宗教自由，包括年轻人的这些自由。

41. 特别报告员建议大韩民国：

(a) 将人权纳入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谈判；

(b) 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接触，恢复离散家庭团聚工作；

(c) 与民间社会组织接触，以便受害者、家属、脱逃者和民间社会组织继续努力抗击有罪不罚现象，并支持建设和平和获取信息；

(d) 继续努力向前往第三国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脱逃者提供保护；

(e) 减少对通信自由的限制，促进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人员交流。

42. 特别报告员建议，主要各方应积极与联合国接触，探索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平与人权的切实办法。

43. 特别报告员建议其他会员国：

(a) 对遣返之后人权可能遭到严重侵犯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脱逃者实行不推回原则；

(b) 就遣返问题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其他人权问题与特别报告员和人权高专办增进接触；

(c) 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接触，以支持人民抗击 COVID-19 大流行；

(d) 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话，创造环境，推动和平协定，寻求该国人权状况方面的进展；

(e) 继续支持民间社会行为体为解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人权状况所作的努力。

44. 特别报告员建议安全理事会：

(a) 考虑解除对人道主义援助和人权造成负面影响的制裁，包括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

(b) 继续讨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人权状况，并将这一情况提交国际刑事法院或者设立专门法庭或其他类似机制。

45. 特别报告员向联合国秘书处提出以下建议：

(a) 秘书长和人权高专办应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协作，全面研究在当前 COVID-19 预防措施的背景下，制裁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的人权和人道主义局势产生的不利影响；

(b) 秘书长和人权高专办应继续探索和支持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人权技术合作项目；

(c) 人权高专办应继续努力问责，包括加强监测和文件工作、进一步发展信息和证据储存库并探索未来问责进程的可能战略和机制；

(d) 秘书长应在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 2017 年访问的基础上，重振联合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接触工作。

46. 特别报告员建议民间社会组织：

(a) 与联合国会员国接触，倡导推进和平协定并将人权纳入谈判；

(b) 继续努力促进问责、建设和平和获取信息；

(c) 在人权监测工作中继续参与脱逃者进行接触。
